

且听风吟

鸢鸣天·贺宁夏日报创刊75周年

□ 许宗金

华诞重生扫旧尘，童年消息早听闻。三千翰墨经风雨，七五情思向众民。书城市，写乡村。报刊一纸育新人。当今宁夏多贤俊，还望传媒日日新。

水调歌头·贺宁夏日报创刊75周年

□ 关万林

塞上展风采，墨韵绘新篇。创刊庆祝华诞，声誉满山川。传递民生时事，书写辉煌成就，正义笔如椽。风雨无惧勇争先。洞察风云变幻，引领思潮方向，乐见再高攀。愿尔宏图展，明日更娇妍。

贺宁夏日报创刊75周年

□ 李玉民

倾情报国铸丰功，七十五年耀辉隆。亮化山河添喜气，颂扬民众沐春风。文图并茂编排美，词意双雕审核劣。舆论宣传寄先语，欢歌盛世展旗红。

贺宁夏日报创刊75周年

一七令·明

□ 徐学琴

明月，辰星。芳草碧，远山青。晴空万里，飞鸟一鸣。风花烟火处，野草岁时行。世路万般尘迹，楼窗无限清名。但看潮海波涌起，直教人同赞相迎。



下卷

编者寄语

以笔为剑，以墨为锋。七十五年墨香，岁月铸就辉煌。

每一页纸张，努力承载知识的重量；每一行文字，力求呈现智慧的火花。

七十五载春秋，见证时代沧桑巨变。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传递时代的声音。

《宁夏日报》始终保持着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与执着，用一篇篇报道、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述着这个时代的精彩。

同时，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这份坚持与坚守，是对新闻理想的最好诠释，是对社会责任的深刻践行。

75周年，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我们满怀敬意与喜悦，共同庆祝这份报纸创刊75周年。

多年来，《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努力传递文化精髓，影响广大读者追寻真善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与写作。

《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承载着厚重的记忆。“六盘山”副刊邀请多位文友结合个人故事，忆苦思甜，以平实的语言、真实的情感，呈现不同的“副刊情缘”。以细腻的体验与观察，呈现本土文化的根系，以深邃的脉络，展现宁夏地域独特的美学价值。

N 岁月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曾经，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只是因为一次选举，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我便成为您万千读者中的一员。从那时起，您就伫立在让我仰望的高度；真正走进您的字里行间，我才感到遇上您是我的缘。

1988年暮春，堂兄收到离别40年的父亲从台湾辗转寄来查询亲人的信件，为感谢各级组织的热情相助，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堂兄口述由我代书了一封感谢信寄到报社，是年7月4日《宁夏日报》第二版“读者来信”专栏以《父子分离四十载，喜通音讯在今朝》的标题予以刊发。这是我与您第一次“亲密接触”。

1988年11月，我在彭阳一中第二届团代会上被推选为学校团委书记，同时学校党支部指派我负责学校宣传报道等工作。应该说从那时起，阅读党报、宣传党报、征订党报便成了我的主要任务，当然，写稿、投稿也成了我教书和工作之余的“第二职业”。

1991年10月8日，《山沟里飞出的凤凰》刊登在《宁夏日报》第三版，一些同样有着写作爱好并肩负本单位新闻报道职责或专职或兼职的宣传干事们“疑惑不解”：一个和编辑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一篇五六百字的小稿，被工作量巨大的编辑笔削润色并发表，是否有什么“道道”？而我则对报社编辑无怨无悔为他人做嫁衣的不凡境界和淡泊无私的奉献精神有了真实的理解。1997年10月3日，我撰写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宁夏日报》第三版刊出，之后又接到了编辑打来的电话，核实给我寄样报和稿费单的准确地址，我再一次领悟到编辑们令人感佩的人梯精神和细致入微的服务作风。

偶然的缘，必然的果。缘，何尝不是人生的偶然与必然。真正和副刊结缘，则是近几年的事。2013年，父母相继去世，为排解那种与日俱增、如影随形的孤独之感、思念之苦，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性文章，《云中谁寄锦书来》刊发于2017年3月15日，《杏肉·家书·半瓶油》刊发于

N 流年

一张存放了26年的旧报纸

□ 小文

26年了，一张泛黄的《宁夏日报》依然整齐齐放在书柜里。

这么多年工作地换了两次，搬家两次，扔掉了很多东西，也弄丢了许多东西，唯独这张《宁夏日报》没有丢。这张旧报纸在别人眼里是不起眼的旧纸片，但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

这是1998年的一张《宁夏日报》，叠放太久的缘故展开时折痕处都磨掉了文字。之所以将它视若珍宝，是因为上面载有我的处女作。那是青涩的年纪写的第一篇青涩的小豆腐块文字，一篇题为《梦里清水河》的小文章。

26年前通讯远不如现在这么便捷，投稿是手抄稿，工工整整地书写。也根本不晓得当时是哪位编辑老师审稿，投稿后突然有一天，得知自己的文字被采用，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的文章上报纸了！那种溢于言表的喜悦与激动别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和体会的。

时光飞逝，时至今日，每天在投稿群里看到“六盘山”副刊编辑老师一对一、面对面、手把手地改稿、修稿，才知道一篇文章能“修成正果”，最终推出，是层层把关、层层打磨、精雕细琢的结果。在很多人都很浮躁的今天，党报编辑仍然能这么耐心、细致地帮助、引导广大作者，对每个喜爱《宁夏日报》、爱好写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福音，也给作者、读者们莫大的鼓舞和创作动力。

行至中年，忙工作忙家庭，也丢弃了许多爱好，唯独没有丢弃写作这份爱好，也没有丢弃那张存放了26年的旧报纸。

在《宁夏日报》创刊75周年之际，真诚地对《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说一声：谢谢！感谢您给了我们继续写作的动力！

编辑多方约稿，与作者们反复沟通，从主题确定、选材立意、写作重点、遣词造句等方面全力引导、修改，不断完善成篇。以新颖的构思角度和语言风格拓展想象的空间，注重虚与实的结合，启迪思想，令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

本土作家杨治安首发作品《此情可待成追忆》，1988年暮春，作者堂兄收到离别40年的父亲从台湾辗转寄来查询亲人的信件，为感谢各级组织的热情相助，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堂兄口述由作者代书了一封感谢信寄到报社，是年7月4日《宁夏日报》二版以《父子分离四十载，喜通音讯在今朝》的标题予以刊发。这是作者与《宁夏日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此后近40年，作者与《宁夏日报》结下不解之缘……

本土作家薛青峰首发作品，回顾《宁夏日报》副刊的历史，展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作者说：“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宁夏日报》出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宁夏日报》发表的。当年的副刊编辑是秦克温老师，对我帮助良多，多年来，一届届编辑扶持着我，我在《宁夏日报》发表了20多篇散文……”

同时，一组千字文，刻画《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的传承与发展，呈现深入百姓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

此情可待成追忆

□ 杨治安

2020年12月3日，之后又有《茹河瀑布赋》《年味》等陆续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发表。

佳作为范，文为引领。因为需要，便去阅读；因为阅读，便去理解；因为理解，便更热爱；因为热爱，便去模仿。您的每一篇文章自然成为我未曾谋面的老师。特别是“宁夏日报副刊作者群”中编辑老师的引导导读，稿件修改轨迹对比图片，犹如一道鲜明的路标，标示出思维被催化的进程，标示出思考再深化的过程，标示出语言诗化、语句锤炼的历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此情可待成追忆。几十年来，我一直注视着那束照亮心灵的光芒，透过那或激情飞扬或理性思辨或循循善诱的文章，感受您的睿智博大，感悟您的责任担当，感受您的温暖关爱。几十年来，行走在文字的路上，总有一种精神让纸上的文字富有灵魂的质地。回首过往，想起这润物无声的滋养和编辑无言之举的影响，内心总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激动，似乎对您的感情始终不曾改变，这种感恩的情结也始终萦绕心头，真有点“晨昏忧乐每相亲”“不可一日无此君”。

当夜色取代白昼，流淌在光阴里的，不仅仅是每日的期许，也不仅仅是让这单调的生活又多出些依托，更是我与前辈与良师与益友共享精神大餐，与文字与思想与时代保持偕行俱进。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在这一方天地里，是您辅垫着我的人生，使这一个个琐碎的日子，在宁静厚重中缓缓逝去。进入到您的世界里，我看见了耕耘者的“汗滴禾下土”，读懂了成功者的“粒粒皆辛苦”，我也听到了追梦者的铿锵脚步，明白了奉献者的赤子之心。

感恩盈怀，祝福万千。祝愿《宁夏日报》重整行装再出发，不断推出更多有泥土的芳香、百姓的欢唱、思想的光芒的新闻作品；祝愿《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努力打造彰显文化自信的宁夏文学品牌，用体现汉语之美的文字，奉献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盛开

伊一

N 心灯

回望投稿的日子，历历在目。那一幕幕如同繁星点点，记录着我笔耕追梦的往昔。

起初我对投稿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幻想着自己的文字能够如同流星般划破夜空，引起他人的共鸣。初次投稿《宁夏日报》，我反复修改，认为“万无一失”了，才将文章投出。我满怀期待，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一刻。

时间，我每天都会问门卫收发报纸的师傅：“今天的《宁夏日报》到了吗？”一天过去了，一周、一个月……时间从眼前划过，稿件没有发表。这次投稿经历让我体会到了投稿之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畅。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经历这一次的“失败”之后，我并没有放弃，我知道每一个成功

N 灵犀

2023年的一天，作协的一位老师把我拉到“宁夏日报六盘山改稿群”里。在群里，看到编辑老师把每位作者的投稿用红笔圈点

点修改后，发到群里供大家对比、提升。这熟悉的画面太亲切了，和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批改作文如出一辙，着实让我震撼不已，醒目的红笔标记似乎直接戳到我的心坎。《宁夏日报》是宁夏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可读性强，在这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实属不易，张老师还能如此修改，实属罕见。

曾经，我和《宁夏日报》也是“相伴三五载，离别三十秋”，有着斩不断的缘。

上小学的时候，上班的父亲在固定的时间总会带回家两份报纸，一份是《工人日报》，一份是《宁夏日报》，那是父亲了解外界的唯一纽带，也是我们除了课本以外唯一能看到的纸质报刊，父亲宝贝得不得了，我们轻易不能动。

当时，识字量很少的我，两份报纸加起来认不出百十个字，但是喜欢看父亲面前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砖茶，手里端着报纸，坐在写字台旁专心致志阅读的神情，觉得父亲很有文化；也喜欢父亲晚上坐在灯下又一次看报纸的画面，让整个屋子很温暖。父亲看报纸的两种状态我都非常喜欢，砖茶的浓香和报纸的墨香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让我心里有一种懵懂的情愫、期盼，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

后来，我上初中了，看报纸时有喜欢的文章就剪下来贴到一个本子上，有时间的时候就翻

N 丰收

“白露”节气来临前夕，我写了一篇文章投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给在读者心中极有影响力、权威性的省级党报——《宁夏日报》投稿。我忐忑又充满了期待，期待作品能被认可，能让更多人看到。忐忑的是，我知道投稿意味着可能会受到拒绝。我甚至后悔自己太胆大了，应该把写好的作品请发表过文章的人先改一改。

投稿后，我开始了焦急的等待，设置了群置顶，只要手机有响声，第一时间就看向“宁夏日报改稿群”。同时，我也明白，好作品需要时间来沉淀和验证。

竟然，有了意外惊喜！我收到了编辑的反馈，编辑给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字反馈，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让我看到了作品的不足之处，指明了改稿的方法和思路，也让我看到了编辑的专业性和敬业精神。

我兴奋地坐在电脑前，根据编辑的反馈，开始修改、完善。修改过程是痛苦的，要推翻自己之前的某些想法和观点；这个过程也是喜悦的，

N 印记

一个作家的成长，身后一定站着一位编辑。

回顾走过的写作之路，我身后站着好几位编辑，他们裁剪、修补、添加，润色我的文字。今天细细一想，扶我上路，迈进文学门槛的第一位编辑是《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的编辑秦克温先生。秦老师扶我走上文学之路，使我在这一路上坚持走到今天。

秦老师是平罗人，是宁夏著名诗人、评论家。那时，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以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发表作品为荣。我刚调到一所中专学校任教，一位教师说他知道我，我在《宁夏日报》发表的散文他都在读，并且还剪贴下来收藏。那一刻，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我的文字竟然能在读者心中闪耀。自己写得有那么好吗？作品真的值得收藏吗？如果我拥有读者，那也是编辑的心血，成就了我。

有时，几个文友相聚，朗诵自己的作品，酝酿着下一篇。《宁夏日报》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作者，鼓励着作者。

1987年8月23日，我的第一篇散文《蛙》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发表。当时，这篇习作题目叫《蛙声托起的梦》，写在石嘴山郊区马家湾书店工作的一段经历。书店门前有一条水渠。晚上，蛙声一片，此起彼伏，聒噪得我难以入睡。我把蛙声与农耕收获联系在一起，把蛙声诗意化了，写下第一篇散文。稿子投出去，

追寻那片星空

□ 冯麦玲

真对待每一次投稿，仔细琢磨每一个词句，力求自己的作品更加完善。

努力就有回报。当文友转发《宁夏日报》文艺副刊给我，看到自己文字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文字在星空中闪烁，那种喜悦和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一连好几天我像吃了蜜糖一样，满满的幸福感。

回顾这段投稿经历，我深感庆幸和满足。它不仅让我学会了如何去面对挫折和挑战，更让我明白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投稿之路上，我会继续用文字去记录生活，去表达内心的情感，去迎接每一次的挑战，去创造更多的可能，去追寻那片属于我的星空。

失而复得的缘

□ 刘春

大发脾气。后来我就多了个心眼，把剪过的报纸藏起来。再后来，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宁夏日报》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

兜兜转转几十年又续前缘，我终于和《宁夏日报》如此近距离相见。既然有如此缘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提升，让自己由读者变为作者，把我的文章变成铅字，印在《宁夏日报》上，让已在天国的父亲也看一看！

我开始不断地写文章，有一天，我尝试写了一篇文章，发到“六盘山”副刊编辑收稿邮箱，没想到，不但得到了编辑老师的精心批改，还有文字性的回复，我的心里暖了很久。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老师给了我信心和鼓励，让我又重新做了一次学生，第一次把文章变成了铅字，刊登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上。

75年风雨兼程，《宁夏日报》和祖国一起，与读者共同见证了历史的变迁；75年砥砺前行，《宁夏日报》以笔为剑，见证了时代的沧桑巨变，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记录时代脉搏、引领思想潮流的重要桥梁。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宁夏日报》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传播的平台，更是一个思想交流的阵地，始终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使命，积极传播正能量。作为这张报纸的忠实读者、作者，我们衷心感谢《宁夏日报》带给我们的每一份感动。

文学路上启明星

□ 吕海玲

每一次修改都让我离成功更近一步。读一遍改一次，改完再看老师的指导，再读再改，我不断地打磨文字，调整结构，优化表达，最终定稿。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那一天，我的处女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上发表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成就感。最想感谢的人是《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编辑老师，作为一名普通作者，我的成长离不开“六盘山”副刊编辑的悉心指导，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文化事业无私奉献和引领的工作者，和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看到了曙光，迈进了文学殿堂，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回顾我的处女作投稿经历，深切体会到了“失败乃成功之母”的道理，每一次尝试和失败都是宝贵的经验积累，让我更加成熟和坚强。未来，我将继续保持创作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回馈社会。

纪念与致敬

□ 薛青峰

我忐忑不安，揣测编辑看了我的稿子会怎样想。不久，收到秦老师的来信，说稿子被采用，题目改为《蛙》，删除了两个段落，注明发表的日期。在还没有手机，没有复印机，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一个爱好写作的青年的文字能变为铅字，让我兴奋不已。

那些年，我在《宁夏日报》不断发表散文，我想去登门拜访秦老师，感谢他的提携。我提着一袋苹果，秦老师坚决不收，还留我吃饭。此后，我到了银川，必定要去拜访秦老师。每去，他必留我吃饭。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在秦老师家吃饭，他与我聊起作文与做人的关系，他用沙哑的平罗话说：“诗人去掉‘诗’字，首先是人，做人比写诗重要。当作家，必须当诚实的人。”这句话影响了我的文风。

秦老师藏书很多。我向老师借书、还书时，就能来老师家聆听老师讲文学。我借的第一本书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秦老师知道我在新华书店工作，托我给他买一本《余光中诗歌选》。我去编辑部送书，他非要给钱，我不要。那时候的书便宜。我记得是贰元陆角。秦老师硬生生地把叁元钱塞进我的口袋。

秦老师退休后，主持诗刊《南风》，还向我约稿，写散文诗。后来，中断写作多年。秦老师逝世，我不知情，没有送他老人家一程，深感遗憾。